

B.14

“印太经济框架”：进展、 内容、前景与影响

仇朝兵*

摘要： 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拜登总统提出该倡议，目的是通过对世界经济与贸易关键和新兴领域的规则塑造，巩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强化美国与印太国家的经济联系，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面临的经贸领域的问题与挑战，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所谓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维护和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印太经济框架”包含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个支柱领域。虽然有些因素有利于该框架之推进，但其发展也面临着不确定性。如果各方完成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印太经济框架”可能产生深刻的经济和战略影响。

关键词： 印太经济框架 贸易 供应链 清洁经济 公平经济

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是拜登政府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印太地区的重要贸易和经济倡议。此后，14个成员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接触，2022年12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了第一轮谈判，2023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一轮特殊谈判，2023年3月在印

* 仇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

尼巴厘岛举行了第二轮谈判。“印太经济框架”的进展、内容、前景及潜在影响，已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由于其强烈的针对中国的意图，该框架在中国各界也备受关注。本报告将在全面梳理“印太经济框架”之进展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前景和潜在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

一 “印太经济框架”的进展

2021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亚峰会上发表演讲，重申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持久承诺，阐述了美国的印太愿景，也就是寻求塑造开放、互联互通、繁荣、有韧性和安全的印太地区。拜登在演讲中宣布，美国将与伙伴探讨发展“印太经济框架”。^①

从2021年11月到2022年5月，美国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M. Raimondo）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与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韩国、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和泰国等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印太经济框架”相关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性对话；在美国国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也与美国国会议员以及众多利益攸关者进行了合作、磋商和讨论。2022年3月，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举行的关于总统2022年贸易政策议程的听证会上，戴琪表示，在贸易问题上，国会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伙伴，致力于两个政府部门之间紧密的磋商和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通过定期简报以及与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的接触，继续维持这种伙伴关系。^②

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与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

①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ast Asia Summit,” October 27,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7/readout-of-president-bidens-participation-in-the-east-asia-summit/>, accessed: 2022-05-07.

② “Testimony of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Trade Policy Agenda Hearing,”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March 31, 2022, <https://www.finance.senate.gov/imo/media/doc/USTR%202022%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Hearing%20-%20Testimony%20SFC1.pdf>, accessed: 2022-12-29.



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12 个国家正式宣布发起“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包含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个支柱领域。就在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之后，雷蒙多和戴琪与其他成员国相关官员在东京举行了线上部长级会议。此后，“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展开接触，进行广泛讨论，仔细研究了该框架的每一个支柱。2022 年 6 月，“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在巴黎举行非正式对话，斐济作为发起国参加该框架。这样，参加“印太经济框架”的国家达到 14 个。

2022 年 7 月 13~14 日，“印太经济框架”14 个成员国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高级官员和该框架四个支柱专家会议。超过 100 位线下代表和 65 位线上代表参加，各国就“印太经济框架”设想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讨论。2022 年 7 月 26~27 日，戴琪与雷蒙多主持了“印太经济框架”各国线上部长级会议，讨论新加坡会谈取得的成果。各方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看法，重申寻求通过持续和紧密接触建立高标准和包容性经济框架的共同目标，共同讨论勾画了未来在该框架四个支柱领域进行接触的范围。

2022 年 9 月 8~9 日，戴琪和雷蒙多与“印太经济框架”各成员国代表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第一次线下部长级会议。新西兰正式加入该框架所有四个支柱的谈判。印度决定只参加三个支柱的谈判，不参加贸易支柱的谈判。因为印度国内尚未就劳工、环境、数字贸易和公共采购等达成广泛共识。^① 在这次会议上，14 个成员国就关于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个支柱的部长级声明达成了共识，就四个支柱领域谈判的范围达成一致。^② 雷

① Shreya Nandi, “India to Host Next Round of Negotiations of US-led IPEF in February,” December 20, 2022,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economy-policy/india-to-host-next-special-negotiation-round-of-us-led-ipef-in-february-122122001088_1.html, accessed: 2022-12-25.

② “United States and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Partners Announce Negotiation Objectives,” September 09, 2022,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september/united-states-and-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partners-announce-negotiation-objectives>, accessed: 2022-09-11.

蒙多表示，会议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14个国家一起规划了前进的道路，这将会创造经济机会，改善劳工条件，并促进各经济体的可持续性。戴琪说，这次会议为14国提供了机会，深化了各成员国的伙伴关系，并找到了共同合作应对21世纪挑战和机遇的方法。戴琪还表示，经过多天讨论，各成员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已取得真正进展，“印太经济框架”将会释放该地区巨大的经济价值，成为世界其他地区追随的榜样。^①

2022年12月10~15日，“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了第一轮谈判，来自14个成员国共约450位官员参加了此轮谈判。美国提出了第二支柱（供应链），第四支柱（公平经济）中的“税收和反腐败”，第一支柱（贸易）中的“贸易便利化”“农业”“透明度和良好监管实践”等章的草案文本，供各方谈判。在第三支柱（清洁经济）和第一支柱（贸易）中的“劳工”“环境”“数字经济”等章，美国主持了概念性讨论。澳大利亚主持了关于“竞争”一章的讨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主持了关于“包容性”一章的讨论。各方还讨论了各成员国提出的关于四个支柱的一些非正式文件（non-papers）。^②在谈判期间，美国代表团与众多利益攸关者就最近的更新及与该框架成员国讨论的内容进行了交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官员向在布里斯班的来自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介绍了谈判情况。随着谈判进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将会继续定期为利益攸关者和国会提供最新信息和简报，以兑现对拜登-哈里斯政府贸易议程之制定和实施中的透明度的承诺。首轮谈判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详细

① “Ministerial Statements for the Four IPEF Pillars: Trade; Supply Chains; Clean Economy; and Fair Economy,” U. S. Department of the Commerce, September 9, 2022, <https://id.usembassy.gov/ministerial-statements-for-the-four-ipef-pillars-trade-supply-chains-clean-economy-and-fair-economy/>, accessed: 2022-12-26.

②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Negotiations: Report on Round One: Brisbane,” December 10 - 15, 2022, <https://www.mfat.govt.nz/assets/Trade-agreements/IPEF/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IPEF-Negotiations-Brisbane-Dec-2022.pdf>, accessed: 2022-12-26.



说明了谈判取得的进展。

2023年2月8~11日,14个成员国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一轮特别谈判,谈判涵盖“印太经济框架”的第二支柱(供应链)、第三支柱(清洁经济)和第四支柱(公平经济),来自各成员国的约300位官员参加了谈判。美国商务部提供了第三支柱(清洁经济)的建议谈判文本。14个成员国交换了看法,并同意将继续密切合作,以进一步推动在这三个支柱方面取得进展。

2023年3月13~19日,14个成员国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第二轮谈判。在谈判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向各成员国提供了第一支柱(贸易)之“劳工”“环境”“数字贸易”“技术援助”等部分的建议谈判文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官员共同提出了关于“包容性”的建议。在巴厘岛谈判期间,美国代表团、各支柱领导者(pillar leads)和首席谈判代表为国会工作人员和众多利益攸关者做了情况介绍,提供了关于谈判情况的最新信息。

二 “印太经济框架”的主要内容

自2022年5月正式发起“印太经济框架”以来,各成员国已就该框架主要内容进行了广泛磋商。综合各方磋商和谈判的相关信息,已可以了解其大致轮廓、四个支柱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及目标。2022年9月9日,14个成员国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部长级会议后就四个支柱发表的部长级声明对该框架之内容阐述最全面。

(一) 第一支柱(贸易)^①

第一支柱(贸易),涉及内容包括:劳工、环境、数字经济、农业、透

^① “Ministerial Text for Trade Pillar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IPEF%20Pillar%201%20Ministerial%20Text%20\(Trade%20Pillar\)_FOR%20PUBLIC%20RELEASE%20\(1\).pdf](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IPEF%20Pillar%201%20Ministerial%20Text%20(Trade%20Pillar)_FOR%20PUBLIC%20RELEASE%20(1).pdf), accessed: 2022-12-27.

明度和良好监管实践、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包容性，以及技术援助和经济合作等。

在“劳工”方面，该框架将致力于让工人获益并确保实现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自由贸易。相关内容包括：采纳和维持并执行基于国际公认劳工权利、以《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为基础的国家法律；鼓励公司承担责任，以防违反国家劳工法律；公众参与（public engagement）；关于新兴劳工议题的合作机制，支持前述劳工权利和人力开发；等等。

在“环境”方面，该框架强调的是有意义地促进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各方共同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具体内容包：有效执行各国环境法，加强环境保护；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打击野生动物贩运和非法采伐及关联贸易；基于既有承诺，包括促进相关清洁技术和环境商品与服务的贸易和投资，以及提升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以及零碳和低碳采购，应对气候变化；绿色投资和金融；循环经济方法；推动环境可持续的数字经济；负责任商业行为；根据多边环境协定履行各自义务；提升环境合作；等等。

在“数字经济”方面，该框架强调推动包容性数字贸易。具体内容包：营造数字经济中的信任和信心环境，提升线上信息可及性和互联网使用便利性，促进数字贸易，解决歧视性做法，提升具有韧性和安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等等。各方将努力推动并支持可信和安全的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可持续增长，以及负责任地开发和新兴技术。各方还将分享数字经济领域监管方法和政策议题方面的最佳实践，并在业务促进、标准以及中小微企业和新企业等广泛议题上进行合作。

在“农业”方面，该框架强调促进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具体内容包：推动适宜技术的使用，以改进环境适宜（context-appropriate）且基于证据的气候智能型、可持续的生产实践；提高生产率，并优化土地、水及燃料使用；帮助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促进粮食安全。各方还寻求根据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之规定，提升粮食和农业供应链韧性和互联互通，避免限制粮食和农业进口的不正当措施，提高监管程序和过程的透明度，改进基于科学和风险的决策以保护人、动物和植物生命或健康，在监管和行政管理要求方面改进流程并推动合作，避免不正当禁止或限制粮食和农产品出口，以及推动数字工具及其他相关手段或安排的使用以降低国际粮食供应链中的遵从成本。

在“透明度和良好监管实践”方面，该框架致力于推动、支持和改进规则制定过程中的透明度，允许为有兴趣的个人就新的或修改过的监管措施提供公众评论机会，改进有关现有法律和监管程序信息（包括线上信息）的可及性，推动监管发展的内部协调，以及在制定规则时考虑可得到的信息、科学及证据。各方将寻求促进良好监管实践在支持善治方面的好处。在服务贸易方面，各方将寻求以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联合倡议”达成的结果为基础。

在“竞争政策”方面，该框架将寻求：采纳或维持竞争与消费者保护法，确保各国市场（包括数字市场）的开放、公平、透明和竞争性；在竞争与消费者保护执法及政策议题上进行合作；合作支持公平竞争。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该框架寻求：利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国际最佳实践（包括有效实施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在维持海关监管的同时简化通关手续；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数字化；解决物流和交通议题，包括特别是海洋议题；提升透明度；推动海关数据和文件的电子处理，维持或塑造有关交易商数据之高效和可靠处理的负责任的规则；达成有关增强出版（enhanced publication）、电子支付、易腐商品以及海关合作等的条款和倡议。

在“包容性”方面，该框架寻求：扩大社会各部分，包括当地人民、少数民族、妇女、残障人士、农村人口及当地社区（local communities）等，有意义地进入和参与地区经济；推动采用包容性方法，确保广泛共享该框架的好处；鼓励这些群体更大限度地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在其感兴趣领域进行合作。

在“技术援助与经济合作”方面，该框架寻求：支持技术与经济合作，包括与现有双边和地区贸易相关的技术援助、能力建设，以及促进印太地区高标准贸易条款和新倡议之完全实施的能力；利用现有援助平台，协调援助，帮助该框架成员国根据所确定之需求实施该框架之条款和倡议。

（二）第二支柱（供应链）^①

在第二支柱（供应链）方面，“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将致力于：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多样性、安全和可持续性，以使其更具韧性、更加强健且整合更加完美；推动公平和开放的市场以及以 WTO 为核心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各方公共机构并改进与私营部门的协调，以确保安全和有韧性的供应链并使供应链断裂和脆弱性最小化；协调危机应对措施并扩大合作，缓解供应链断裂的影响，更好地确保业务连续性并改善物流和互联互通；促进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的劳工权利，支持人力开发，促进私营部门交流，并动员投资和技术合作，增强中小微企业能力；以开放和包容方式合作，承认地方及其他社区、妇女及当地人民在实现各方之共同目标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市场扭曲行为最小化，保护机密商业信息，推动法规遵从，尊重市场规则，并根据各自的 WTO 义务采取行动。

为实现有韧性的供应链，“印太经济框架”各成员国将采取以下行动。

第一，确立关键部门和商品的标准。各成员国寻求达成以下（但不限于）条款和倡议：通过防止各国经济出现严重或广泛断裂，建立确定对各国国家安全、公民之健康与安全以及经济韧性等至关重要的部门的标准；建立确定这些关键部门内关键商品的标准；形成确定相关原材料输入、制造或处理能力、物流便利化以及储存需求等的程序。

第二，提升关键部门和商品的韧性和投资。各成员国寻求达成以下

^① “Ministerial Statement for Pillar II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Pillar-II-Ministerial-Statement.pdf>, accessed: 2022-12-29.



(但不限于) 条款和倡议：识别供应链内唯一供应商；加强各国工业并支持关键部门的贸易和投资；推动和支持投资以改善物理性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支持投资供应链韧性战略；探讨推动该地区商品来源多样性的手段和制度；推动和支持投资先进制造技术及其他现代化努力，维持现有的供应商并开发潜在的供应商；推动更具循环性的经济，以减少对于创造新的商品来源的需求。

第三，建立信息共享和危机应对机制。各成员国寻求达成以下（但不限于）条款和倡议：建立政府间关于供应链脆弱性和断裂的协调机制，包括促进关键部门商品及相关基本服务之高效转移的应对措施；建立能够鼓励技术之使用以促进数据安全交换，并说明个体政府之保密条款、法规遵从和产能考虑的信息共享程序；指定国家协调处（national coordination points），在供应链脆弱和断裂时管理信息获取和危机反应；确定缓解措施，分享最佳做法，并考虑政策或程序的改进；与相关利益攸关者进行接触，缓解供应链断裂的影响。

第四，加强供应链物流。各成员国愿与私营部门密切合作，寻求达成以下（但不限于）条款和倡议：收集和利用有关供应链物流的相关数据，同时处理并保护商业信息的机密性；寻求理解脆弱性；促进投资和技术合作，支持改善供应链物流（包括基础设施）；根据各国法律，维护边界和交通运输网；支持共同框架的发展，改善供应链韧性；考虑突破现有或潜在瓶颈的途径。

第五，提升工人的作用。各成员国寻求：达成关于投资对确保关键部门供应链中拥有足够数量的熟练工人非常必要的培训和发展机会的条款和倡议；促进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的劳工权利，以确保工人和社区能够共享提升供应链韧性带来的好处。

第六，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各成员国寻求达成以下（但不限于）条款和倡议：在不对中小微企业强加不必要成本的情况下，促进提升关键部门供应链透明度的工具和措施的发展；与私营部门合作，解决、减轻和减缓风险。

（三）第三支柱（清洁经济）^①

在第三支柱（清洁经济）方面，各成员国寻求：减缓和清除温室气体排放，提升能源安全、气候韧性和适应性，并为各国民众提供可持续的生活水平和高质量就业；推动在研究、开发、商业化、可得性、可及性（accessibility）以及清洁能源和气候友好技术的使用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在政策框架、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创新性融资方法、公私伙伴关系、平台以及提供推进我们目标的高质量、可持续项目和解决办​​法的网络等方面的合作；以及通过体面工作的创造、高质量就业和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的劳工权利，推动公正转型。

为实现这些目标，该框架成员国将寻求在以下几方面达成具体条款。

第一，能源安全与转型（Transition）。各成员国寻求达成以下相关条款和倡议：提升各方合作并分享与新兴清洁能源技术使用和清洁能源容量（clean energy capacity）、生产和贸易之扩展相关的政策、标准、激励框架及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实践，推动提升能源效率和节能，以及推动能源部门甲烷减排。

第二，在优先行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各成员国的目的是减少优先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寻求各自走向净零排放的路径。各方寻求达成支持政策、激励框架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条款和倡议，以增加低排放和零排放商品、服务和燃料。

第三，可持续的土地、水及海洋解决办法。各成员国寻求达成关于土地使用的条款和倡议，包括推动诸如更有效的水和肥料使用等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和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提升在可持续的水解决办法（water solutions）方面的合作；促进基于海洋的气候解决办法，包括近海可再生能源和海洋运输。

第四，清除温室气体的创新性技术。各方愿意达成以下条款和倡议：支

^① “Ministerial Statement for Pillar III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Pillar-III-Ministerial-Statement.pdf>, accessed: 2022-12-29.



持该地区碳捕获、利用和储存（CCUS）的需求与供应，支持在区域范围促进市场和而非市场解决办法的努力，以及制定强有力的监测、报告和验证标准。

第五，使清洁经济转型成为可能的激励。各成员国寻求达成这样条款和倡议：鼓励采纳需求侧措施，推动低排放和零排放商品及服务市场的发展，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的采购以及提升该地区在高诚信碳市场发展和运行方面的合作。各方愿提升合作，为低排放和零排放项目以及通过支持赋能政策把现有资产转变为低排放和零排放期货的那些项目动员投资和可持续融资；推动塑造安全、多样和有韧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发展试点各种倡议的平台；促进可赢利项目管道（pipeline of bankable projects）之发展；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和国际混合金融工具，动员包括私人和机构资本等资源，聚焦于该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充分考虑参加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需要，推动对实现清洁经济目标至关重要的技术合作、人力开发、能力建设以及研究合作。

（四）第四支柱（公平经济）^①

在第四支柱（公平经济）方面，各成员国寻求：通过预防和反腐败、限制非法逃税以及改善国内资源动员等为成员国企业和工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根据相关国际协定和标准，有效实施并加速推进在各自国内法律框架内反腐败措施和税收倡议方面的进展；通过提升在能力建设、技术援助以及创新性实施方法（approaches）等方面的合作，推动这些共同目标取得进展，承认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能力需求，同时加强包容性合作和提高透明度。具体而言，该框架主要聚焦以下内容。

第一，反腐败。各成员国寻求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条款和倡议：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CAC），防止、打击和制裁国内和外国贿赂及其他相关腐败犯罪；加强认定、追踪和追回犯罪所得之措施；强化反洗钱行动

^① “Ministerial Statement for Pillar IV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9/Pillar-IV-Ministerial-Statement.pdf>, accessed: 2022-12-29.



并反对恐怖主义架构（terrorism frameworks）及通过这些架构实施的融资活动，包括根据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标准提高房地产交易和法人受益所有权的透明度；提升政府采购实践中的透明度和真实性；鼓励私营部门实施内部控制、伦理和反腐败合规计划；建立和维护关于腐败犯罪的保密和受保护的国内报告制度；促进公务人员的诚实正直；防止损害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的劳工权利的腐败；加强现有反腐败审查机制的透明度和执行；在各国国内法律框架内，推动所有利益攸关者，包括公共部门外的个人和团体，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参与反腐败。

第二，税收。各成员国寻求达成这样的条款和倡议：重申各方支持提升透明度并支持税务主管机关之间为税收目的依照现有国际协定和标准进行的信息交换；支持全球和地区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及更高效的税收管理实践改善税收管理和国内资源动员；支持经济合作组织/三十国集团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引起的税收挑战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两支柱解决办法的包容性框架（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s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正在进行的工作。

第三，能力建设与创新。各成员国寻求达成这样的条款和倡议：支持能力建设并探讨技术援助、专业技能和最佳实践之分享、技术创新之开发与应用，以及与私营部门及其他利益攸关者合作等的创新性方法。

第四，合作、包容性协作和透明度。各成员国寻求达成这样的条款和倡议：深化各方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作，包括通过成员国之间定期分享关于达致共同目标之实施进展的信息；通过接触诸如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企业、商业组织、产业协会、学术界及工人组织等所有利益攸关者，提升与各方共同目标相关的透明度。

“印太经济框架”四个支柱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且相互交织，基本涵盖了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关注的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所有关键议题。当然，“印太经济框架”尚未最终定型，其发展还处于成员国谈判阶段。这意味着，其具



体内容可能还会随着谈判走向深入而出现新变化。但从该框架的酝酿和发展过程已大致可以了解其特点，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做出初步判断。

三 “印太经济框架”的特点及发展前景

“印太经济框架”之特点及发展前景是各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其特点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未来发展前景。

（一）“印太经济框架”的特点

关于“印太经济框架”的特点，美国各界已有一些讨论，特别是其官方表述，特别值得注意。

1. “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

“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安排”，可能会采取“行政协定”的形式。这意味着，该框架不包含“市场准入”方面的内容，在美国也不需要国会的批准，传统贸易协定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这就涉及该框架在美国国内及对各成员国的约束力问题。这一点遭到各界，特别是美国商界及国会两党议员的批评。一些产业团体和自由贸易支持者怀疑该框架能否推动各国同意做出监管变化。^①

2022年3月，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共和党籍参议员迈克·克拉珀（Mike Crapo）质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拜登政府为何不把市场准入作为“印太经济框架”讨论中的优先关注。民主党籍参议员玛丽亚·坎特威尔（Maria Cantwell）也质问，现在为何不能支持开放的市场准入并取消关税。戴琪表示，贸易谈判中的市场准入意味着关税自由化，在“印太经济框架”中确实没有讨论市场准入，因为传统的贸易模式以及传统自由贸易协定已导致美国人就业和机会向其他国家流失，引起一些美国

^① Steven Overly, “12 Asian Nations Join Negotiations on Biden’s Signature Economic Initiative for the Region,” May 23,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5/23/asian-nations-bide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00034247>, accessed: 2022-08-25.

人的强烈反对。^① 有议员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看法。2022年5月，约翰·图恩（John Thune）等24位参议员致信戴琪和农业部部长托马斯·维尔萨克（Thomas Vilsack）表示，缺少市场准入承诺，会使美国出口商，包括农产品生产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打开新的市场，意味着为工人创造薪水更高的就业机会和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便宜的商品。^②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评论说，“印太经济框架”将会采取行政协定的形式，而不是由国会批准的贸易协定。这可能会被继任的政府改变。通过行政协定进行的“接触”可能有其优点，但它不能取代法律上有约束力的贸易规则，这些规则是超越每一届美国政府的……要求印太国家遵守最严格的劳工、气候、反腐败和数字贸易规则而不提供市场准入——相反，只是为参加“印太经济框架”提供含糊的发展融资承诺——不会为恢复美国在亚洲的经济领导地位找到办法。^③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艾丹·阿拉萨辛厄姆（Aidan Arasasingham）和高级研究员艾米莉·本森（Emily Benson）评论说，由于“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传统的贸易协定，美国行政部门不需要寻求国会批准，这就避免了为争取国内批准而进行的政治化的斗争。尽管采用去中心化的方法（decentralized approach）参加每一个支柱降低了印太伙伴加入该框架的障碍，但美国并未做出市场准入承诺，也就排除了地区伙伴同意其高标准规则的重要激励。缺少执行机制也会限制美国捍卫其利益的能力。^④ “印

① Kenneth Rapoza, “Katherine Tai Hammered in Hearing on Free Trade, Market Access,” March 31, 2022, https://prosperousamerica.org/katherinetai_ustr_globalization_biden_trade/, accessed: 2022-12-31.

② “Letter to Katherine Tai and Thomas Vilsack,” May 9, 2022, https://www.thun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cbbf5f1a-8cac-4e18-be32-207485244c68/32EF03DDCBDF7184508B09D4EB77855.final.-05.09.2022-thune-ustr-trade-letter.pdf, accessed: 2023-01-04.

③ Claude Barfield, “Biden’s Indo-Pacific Framework: ‘Cloud Cuckoo Land’,” InsideSources, April 29, 2022, <https://www.aei.org/op-eds/bidens-indo-pacific-framework-cloud-cuckoo-land/>, accessed: 2022-09-08.

④ Aidan Arasasingham & Emily Benson, “Quick Take o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Launch,” May 31,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quick-tak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launch>, accessed: 2022-09-11.



太经济框架”更像是一个定制的机制 (tailor-made mechanism), 寻求让美国人在免受贸易自由化之不利影响的同时, 享有贸易伙伴关系带来的好处。^①

对于传统贸易协定的约束力, 戴琪本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她曾表示, 在过去“看上去非常坚定的以书面形式做出的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兑现。“接触, 而不是争端解决机制, 是持久贸易政策的关键。”^② 2022年5月, 针对支持传统自由贸易人士的批评,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表示, “印太经济框架”是一种21世纪的经济安排, 一种用来应对新的经济挑战的新模式。它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一事实是该框架的特点, 而不是一种缺陷。拜登政府的基本看法是, 美国面临的新情境和新挑战需要新方法, 美国将与伙伴国一道塑造该框架的本质。^③ 雷蒙多说, 该框架目的不是成为“老套的”传统贸易协定, 它是一种更加创新和灵活的方式, 目的是反映美国经济已经改变的事实。美国需要与其盟国解决的最紧迫的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 为满足其民众的需要, 就需要采用新的方式进行推动。^④

2. “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各界都非常明确地指出, 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特征, 主要是带有强烈的排除中国的意图。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政界和学界都有人很明确地表达类似看法。但美方政要, 包括拜登总

① Kentaro Iwamoto,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s Not an FTA: 5 Things to Know,” Nikkei Asia, May 19, 2022, <https://www.bilaterals.org/?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is>, accessed: 2022-09-10.

② Claude Barfield, “Biden’s Indo-Pacific Framework: ‘Cloud Cuckoo Land’,” InsideSources, April 29, 2022, <https://www.aei.org/op-eds/bidens-indo-pacific-framework-cloud-cuckoo-land/>, accessed: 2022-09-08.

③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5-23.

④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5-23.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都强调“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开放的平台”。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5月23日宣布发起该框架时说：“我们成功的关键是该框架对高标准和包容性的强调。这一框架应该在印太地区各国之间进行向上的良性竞争。我想明确表示，这一框架对未来希望加入的其他国家是开放的，如果他们报名参加并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话。”^①沙利文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表示，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随着我们的推进，其他国家也可以加入。”^②

理解美方关于“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开放的平台”的说法，需要充分考虑当前印太地区及国际形势的基本背景，特别是近年来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日趋加剧这一基本事实。放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才能看清该框架的本质。其所谓“开放”是对与美国“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开放，是对接受美国倡导的所谓高标准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国家的开放。

3. “印太经济框架”的高度灵活性和创造性

“印太经济框架”的愿景及其四个支柱结构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创造性。这主要指的是，参加该框架的国家不必参加其所有四个支柱，可以选择加入其中任何支柱，而不参加其他支柱，但必须承担所加入的每个支柱所有方面的义务。

2022年4月，美国副贸易代表萨拉·比安奇（Sarah Bianchi）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和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U. S. -ASEAN Business Council）共同举行的第一次年度“美国-印太会议”（U. S. -Indo-Pacific Conference）上表示，各国不是必须参加所有四类协定，但一旦它们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Launch Event,”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5/23/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launch-event/>, accessed: 2022-05-24.

②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5-23.



选择了某些类型，就必须无例外地遵守其同意的内容。^①这种自助菜单式的模式，为参加国提供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主要关切做出灵活选择的更大空间。比如，印度就决定参加“印太经济框架”但不参加第一支柱（贸易）。沙利文表示，“印太经济框架”应该被视作一种系统的完整体系（coherent whole），它是一种现代经济的愿景，也是实现这种愿景、应对挑战和抓住经济机会的途径；它还应该被视为推动倡议的机会，不同内容可以用不同的速度进行推动，直到最后所有内容都完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一体化的框架。^②

随着“印太经济框架”谈判逐步推进，这种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模式对其未来发展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4. “印太经济框架”体现了美国国内经济议程的国际化

将国内经济议程国际化是美国推动的各种对外经济和贸易议程的一个共同特点，并非推动“印太经济框架”时独有的特点。实际上，随着全球化推进，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世界贸易和经济规则之发展必然会影响到国内经济制度和经济治理。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议题被纳入世界经济和贸易领域，多边经济和贸易协定对成员国国内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影响也变得更加深刻和广泛。

耶鲁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在评论“印太经济框架”的几个支柱以及美国处理相关问题的方式时说，大量的这些问题与向国外扩大美国国内经济议程有关。美国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关于各经济体应该如何合作和支持诸如环境及劳工标准、公司、政府、工人等之间资源分配的公平等问题的全球愿

① U. S. -Indo-Pacific Conference: “Panel 2-Indo-Pacific Economic Recovery: Digital,” April 5, 2022,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event/220406_Indo-Pacific_Panel_2.pdf?HPvzf07V9CFkFpuw_qDKERYbqzo.aOw8, accessed: 2023-01-01.

②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5-23.

景……这似乎有点像是努力扩大和采纳拜登政府的国内经济议题。^① 但不同的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经济议程，应对国际经济和贸易议题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与印太国家经济接触的不同方式以及优先关注议题的不同，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特朗普政府不强调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因此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国内为传统化石能源发展松绑。拜登政府重视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在国内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限制传统能源发展。拜登政府推行“中产阶级外交”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也更强调劳工权利和人权议题。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拜登政府整体的贸易政策议程之中，也体现在其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努力之中。

《2022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和2021年美国总统关于贸易协定项目的年度报告》之“促进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部分，把支持工人权利、加速去碳化和推动可持续的环境实践放在了重要位置。^② 该报告强调，“印太经济框架”将会“为工人和企业推动包容性增长，提升强有力的劳工标准，应对气候变化”^③。2022年3月，戴琪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2022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作证时指出，《2022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和2021年美国总统关于贸易协定项目的年度报告》包含了在贸易政策中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的战略目标和行动。这些行动将会反映拜登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通过联邦政府促进种族平等和对服务欠佳社区的支持》所阐述的原则，并包含美国第一个《性别公平与平等国家战略》和《总统关于部落磋商与加强民族间关系的备忘录》（Presidential Memoranda on

① Dollar & Sense: The Brookings Trade Podcast: “U. S. Economic Diplomacy in Asia,” Washington, D. C., May 31,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2/05/Dollar-and-Sense-Thornton-20220531.pdf>, accessed: 2023-01-01.

②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22 Trade Policy Agenda & 2021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pp. 2-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2%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and%202021%20Annual%20Report%20\(1\).pdf](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2%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and%202021%20Annual%20Report%20(1).pdf), accessed: 2023-03-30.

③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22 Trade Policy Agenda & 2021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p. 10.



Tribal Consul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to-Nation Relationship) 的基本内容。^①

随着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越来越多原本不为传统贸易协定关注的议题进入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历届美国政府都会不可避免地将其国内经济议程国际化。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的四个支柱,特别是第二、第三和第四个支柱,拜登政府将会进一步将其国内经济议程更深刻地植入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之中,并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和社会治理产生深刻影响。

(二)“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前景

关于“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前景,各界主要关心的是:各方能否以及何时能够成功完成该框架之谈判并达成协议;如果完成谈判并达成协议,该框架未来能否持久。拜登政府期望在12~18个月内完成“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但各方也都认识到该框架之推进的难度。拜登总统在正式发布“印太经济框架”倡议时也说:“很明显,就该框架每个支柱达成共识,都需要做出很多艰难的工作。”^②也就是说,该框架的未来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本政府官员当时也表示:“我们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这个新的贸易协定才能成为现实。”^③“印太经济框架”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各方达成协议的意愿及条件;各国国内各界对该框架的认知与支持,特别是各国国内政治对该框架之谈判或执行的影响。

① “Testimony of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Before the House Ways & Means Committee Hearing on the President’s 2022 Trade Policy Agenda,”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2/march/testimony-ambassador-katherine-tai-house-ways-means-committee-hearing-presidents-2022-trade-policy>, accessed: 2023-01-01.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Launch Event,”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5/23/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launch-event/>, accessed: 2022-05-24.

③ “Japan Shores up U. S. Vision for IPEF Economic Bloc in Asia,” *The Asahi Shimbun*, May 24, 2022,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4628711>, accessed: 2022-12-24.

综合考虑美国与印太国家经济接触的历史、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化的现实、目前“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进展，以及相关国家的政治发展之趋势，可以大致看出有利于该框架之推进的因素和导致其发展面临不确定性的因素。

1. 有利于“印太经济框架”之推进的因素

尽管“印太经济框架”倡议被提出后已遭到各界批评，其未来发展前景也受到质疑，但也有一些有利于该框架之推动的因素。

第一，有批评认为，“印太经济框架”更多的是要求各成员国执行更高的规则和监管标准，而不给它们提供这样做的激励，只有大棒而没有胡萝卜^①；在缺少美国市场准入刺激的情况下，“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不可能同意美国在劳工权利、环境以及商业数据的自由流动等议题上的优先关注^②。但目前参加“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相互间都有紧密的经贸关系，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已经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问题对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是一个问题，但已不是影响相互间经贸关系的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

与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相比，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美全面竞争的态势日趋严峻。中国与周边主要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的关系和状态也受到影响趋于复杂化。美国的盟国，如澳大利亚和日本，已呼吁美国在印太地区采取更积极的贸易政策，包括呼吁美国在地区贸易协定中发挥领导作用。日本和新西兰都曾明确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早日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些国家的安全关注和对美国的安全需求，以及对美国强化与印太之经济接触的期待，都可能有助于该框架加速推进。

① Riley Walters, “Biden’s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s at a Crossroads,” April 8, 2022, <https://thehill.com/opinion/finance/3260502-biden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is-at-a-crossroads/>, accessed: 2022-09-03.

② Claude Barfield,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s Launched—Sort Of,” July 1, 2022, <https://www.aei.org/technology-and-innovation/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is-launched-sort-of/>, accessed: 2022-07-10.



第二，有评论认为，用在数字经济、绿色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以及社会和环境标准方面高标准的承诺把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国家凝聚在“印太经济框架”之下是极其困难的工作。但美国关注的这些关键议题，包括供应链韧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劳工与环境标准、气候变化等，也是多数“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面临的重要议题。新的形势，特别是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断裂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可能使得相关国家更容易做出一些妥协，从而使各成员国能够就该框架的“供应链”“清洁经济”等支柱达成共识。新冠疫情使很多企业和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其供应链战略并为其注入韧性。数字经济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气候变化对该地区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斐济等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也改变着人们对环境、能源和气候议题的认知；该地区巨大的基础设施发展需求也备受各方关注。虽然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涉及这些关键议题的所谓高标准也有不同认知，但对共同挑战的重视有助于各方在这些关键议题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推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取得进展。

第三，目前参加发起该框架的14个成员国，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发展中国家，但多数是美国认同的“民主国家”。这种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同，也可能有助于各方就该框架或其中部分内容达成共识。新加坡和越南虽然不是美国认同的“民主国家”，但都与美国等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特别是越南近年来改革力度不断加大。这些因素有助于“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在劳工权利、透明度、反腐败等议题上达成共识。

第四，参加发起该框架的14个成员国中有8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是当初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国家，其他6个国家（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斐济）也大多数与美国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新加坡、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国家相互间也有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些国家在“印太经济框架”涵盖的关键议题上也一直保持着对话和沟通，甚至有很大程度的共识。



比如，在数字规则和规范之发展方面，美国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达成的协定包含了关于数字贸易的条款，做出了一系列前沿承诺，这些承诺都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采纳。美国虽然不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但2019年签署的《美墨加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都包含关于数字贸易的条款。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签署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签署的《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SADEA）以及韩国和新加坡达成的《韩国-新加坡数字伙伴关系协定》（KSDPA）也都推出了各自的数字条款。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裁马修·P·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等强调：“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把各种印太数字协议中的原则和规则整合到更广泛的地区协定之中并补充新规则以涵盖新兴议题。”^①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计划高级研究员约书亚·P·梅尔策（Joshua P. Meltzer）在评论《美墨加协定》时说，在该协定之下，关税几乎已接近零，这使其成为主要是关于数字贸易和劳工规范等新的贸易规则的协定了。^② 有人认为，《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可以作为印太地区数字贸易协定的模板。^③

美国与“印太经济框架”其他成员国之间以及这些成员国相互间在经贸领域的紧密关系，包括业已签署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协定和不断开展的经贸对话与沟通，都会成为“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在该框架各支柱方面进行对话和谈判的基础。

美国在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也一直非常重视与印太国家的双边经贸接触。这些双边互动有助于各方之共识的形成和该框架的推动。比

① Matthew P. Goodman & William Reinsch, “Filling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January 26,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lling-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9-19.

② Joshua P. Meltzer, “The High Stakes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East Asia Forum, April 9, 2022,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22/04/09/the-high-stake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9-25.

③ Brock R. Williams, Mark E. Manyin and Rachel F. Fefer, “Biden Administration Plans for a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Updated February 25,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814>, accessed: 2022-05-07.



如，2021年10月，新加坡贸工部部长颜金勇（Gan Kim Yong）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建立“美国-新加坡增长与创新伙伴关系”（PGI），推动在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能源与环境技术、先进制造业和供应链韧性，以及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① 2022年3月，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围绕经济胁迫、关键矿物、地区供应链以及“印太经济框架”的机遇等进行了讨论。2022年7月，美日举行了“美国-日本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经济2+2”）会议，双方讨论了“通过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实现和平与繁荣”“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公正、不透明的借贷行为”“促进和捍卫关键和新兴技术及关键基础设施”“加强供应链韧性”等议题。^② 美国还与韩国发起了“美国-韩国供应链与商业对话”（U.S. - Korea Supply Chain and Commercial Dialogue），与泰国达成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这些也都有助于该框架逐步取得共识。

2. “印太经济框架”之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

“印太经济框架”之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美国及其他各成员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

从美国方面来看，“印太经济框架”虽然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四个支柱中的某些内容也不可避免地会对税收等问题产生影响，这属于国会的宪法权力，特别是众议院的权力。如果“印太经济框架”最终以“行政协定”形式呈现出来，一方面，会让其他成员国对美国承诺超越当政府的持久性产生怀疑^③；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因美国政府更迭而被后来的总

① “Joint Press Release: New Collaboration Under the U.S. - Singapore Partnership for Growth and Innovation (PGI),” March 29,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3/joint-press-release-new-collaboration-under-us-singapore-partnership>, accessed: 2022-12-22.

② “METI Minister Hagiuda Attends US-Japan Economic Polic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Economic 2+2) Meeting—Joint Statement Released,” July 30, 2022,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22/0730_001.html, accessed: 2022-12-24.

③ Matthew P. Goodman, “A Transactional Mindset Won’t Win in the Indo-Pacific,” June 10,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ansactional-mindset-wont-win-indo-pacific>, accessed: 2022-09-12.



统修改或抛弃^①。这就涉及美国之承诺的有效性，也就是其信誉问题。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做法，就是对美国信誉的一个打击。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现实，可能影响美国对未来达成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承诺的程度。

虽然以“行政协定”形式呈现不需要谋求国会的批准，但该框架在未来美国国内政治中也将会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因为该框架四个支柱所涵盖的议题中有一些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等问题。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该框架的发展走向难免会受到影响。在回答该框架下达成的协定是否需要国会投票这个问题时，戴琪表示：“这要看谈判走到哪里，看讨论走到哪里。但在这过程中，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与国会保持密切沟通，国会需要成为我们与伙伴国塑造印太经济框架的努力的一部分。”^②

毫无疑问，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国会的政治生态是影响“印太经济框架”之未来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力量对贸易及其他经济协定的怀疑，都可能会影响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协定的命运。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裁古德曼和艾丹·阿拉萨辛厄姆与来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国驻华盛顿的十多个使馆的代表进行了个人和小组访谈，并与该地区各国首都的政府代表、美国驻该地区的外交官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商务部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商谈，全面探讨了地区各国对“印太经济框架”的看法。他们完成的报告也建议美国政府，通过寻求国会对该倡议的更大支持并在该地区提供持续的能力建设支持，展示

① Claude Barfield,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s Launched—Sort Of,” July 1, 2022, <https://www.aei.org/technology-and-innovation/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is-launched-sort-of/>, accessed: 2022-07-10.

②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5-23.



出该框架的持久性。^①

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角度审视“印太经济框架”的未来发展，其不确定性也显而易见。但是，从其更广泛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却可以从中看到某种确定性。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更迭，国会政治生态如何变化，历届美国政府都在试图塑造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这种企图和方向没有改变。作为美国塑造印太地区和世界经济与贸易规则之努力的一部分，当前拜登政府为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也在寻求国内更广泛的支持。自从2021年10月拜登总统在东亚峰会上抛出“印太经济框架”的设想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已与美国国内劳工、商界、两党国会议员以及其他重要利益攸关者也都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沟通。美国商务部就“数字和新兴技术”“供应链韧性”“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低碳化”“税收和反腐败”等关键领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公平和有韧性的贸易”等领域征求公众意见，以帮助商务部部长和贸易代表形成美国在这些议题谈判中的立场。2022年1月，戴琪在“可持续贸易会议”（Sustainable Trade Conference）上发表演讲时说：“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广泛的支持基础，贸易政策会更加持久。这意味着与大量的利益攸关者进行磋商，从劳工和环境组织到私营部门和商界领袖，把他们的反馈融入我们的工作中。长期来看，更具包容性的贸易政策最终将会更具可持续性。”“贸易应该包含可强制执行的劳工和环境条款，有意义的补救措施，让政府和业界共同承担责任，以确保贸易是公平的和可持续的。”^②

从“印太经济框架”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来看，也存在一些导致该框架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因素。该框架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

① Matthew P. Goodman and Aidan Arasasingham,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pril 11, 2022,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20411_Goodman_IPEF_Regional_Perspectives.pdf?EaiXVytJ9iXGoMnYVuXZWa13mHrFY_dh, accessed: 2023-01-01.

② “Remarks by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at Sustainable Trade Conferenc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2/january/remarks-ambassador-katherine-tai-sustainable-trade-conference>, accessed: 2022-12-31.



资源禀赋、产业和行业特点、优先关注议题等都存在差异。虽然该框架成员国大多数属于美国认可的“民主国家”，但各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依然存在很大差异。这就意味着，各国虽然都重视“印太经济框架”四个支柱所涉及的议题，但各方关注重点和诉求都有很大差异。这些议题都是当前国际经贸领域比较突出、比较复杂、各方分歧较大的问题，达成共识需要时间，需要各方做出更多讨论和妥协。特别是涉及相关国家内部治理和国家主权的具体议题，达成共识的难度更大。各国国内需要进行利益的评估和政策争论。比如，“印太经济框架”关注的诸如劳工权利、环境、透明度、反腐败等议题，都需要各成员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主权让渡。若想吸引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和韩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该框架似乎需要包含足够强大的刺激，使这些国家愿意做出必要的、困难的国内改变。在数字贸易、环境和劳工等问题上，只有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及韩国能够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标准。

另外，未来各成员国国内政治变动（包括大选、政党轮替等）也可能成为影响该框架之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 “印太经济框架”的影响

认识“印太经济框架”的影响，需要以对美国推动该框架的动机的充分认识为基础，把美国的政策意图放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阔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展现实中进行考察。

（一）拜登政府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动机

关于拜登政府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动机，至少可以从经济接触与经贸规则塑造、地缘战略与地缘经济竞争两个角度来分析。当然，这二者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从经济接触与经贸规则塑造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推动“印太经济框架”延续了之前历届美国政府塑造 21 世纪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努力，目



的是通过对世界经济与贸易关键和新兴领域的规则塑造，巩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强化美国与印太国家的经济联系，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面临的经贸领域的问题与挑战，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所谓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维护和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促进其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

拜登政府在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表示，美国寻求塑造“自由和开放”“互联互通”“繁荣”“安全”“有韧性”的印太地区。该报告强调，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目的是通过该框架：第一，形成符合高劳工和环境标准的新的贸易战略；第二，根据开放原则，通过新的数字经济框架，管理数字经济和跨境数据流动；第三，促进多元、开放、可预测、有韧性和安全的供应链；第四，在低碳化和清洁能源方面进行共同投资。美国希望通过该框架帮助各国经济利用快速技术转型，包括数字经济中的技术转型，适应即将到来的能源和气候转型；与伙伴国合作，确保太平洋两边的人民都能够从这些历史性变化中获益。^①

2022年3月，戴琪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印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一个地区。通过与盟国和伙伴的紧密合作，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美国可以确立一种支持美国工人和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新的前进路径，进一步促进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共同利益。^②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国会的《2022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和2021年美国总统关于贸易协定项目的年度报

①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 1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accessed: 2023-03-30.

② “Testimony of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Trade Policy Agenda Hearing,”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March 31, 2022, <https://www.finance.senate.gov/imo/media/doc/USTR%202022%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Hearing%20-%20Testimony%20SFC1.pdf>, accessed: 2022-12-29; “Testimony of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Before the House Ways & Means Committee Hearing on the President’s 2022 Trade Policy Agenda,”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2/march/testimony-ambassador-katherine-tai-house-ways-means-committee-hearing-presidents-2022-trade-policy>, accessed: 2022-12-31.



告》指出，拜登总统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目的是深化与该地区盟国和伙伴的经济关系，推动工人和企业的包容性增长，提升强大的劳工标准，应对气候变化。该框架在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国家安全目标是相辅相成的。^①

2022年5月23日，拜登总统在正式发起“印太经济框架”时发表的演讲中表示，21世纪经济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印太地区书写。“我们将为21世纪经济书写新的规则，这将有助于我们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得更快、更公平。我们将通过应对拉低增长的某些最严重的挑战并使我们最强大的增长引擎的潜能最大化，实现这些目标。”^②沙利文说，“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总统承诺把美国家庭和工人置于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之核心的一部分。通过这一框架，将会加强美国与盟国和伙伴的关系，增进共同繁荣；加强各国经济，使之免受从脆弱的供应链、腐败、避税港（tax havens）等各种威胁之影响。^③13国发表的关于《促进繁荣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声明也表示，各方“共同致力于塑造自由、开放、公平、包容、互联互通、有韧性、安全和繁荣的印太地区，推动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各方发起该框架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韧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增长、公平和竞争力，并在该地区促进合作、稳定、繁荣、发展和和平”^④。2022年9月9日，戴琪在“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说，发起该框架的目的

①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22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1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pp. 10-11.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Launch Event,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5/23/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launch-event/>, accessed: 2022-09-25.

③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9-19.

④ “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accessed: 2022-09-25.



是形成一种“现代经济安排”，以“提供基础广泛的经济互联互通，造福于我们的工人，应对气候变化，建立韧性供应链并为我们的公司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①

从地缘战略与地缘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是其“印太战略”之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沙利文强调，经济是印太地区任何战略取得成功的至关重要的部分。“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进行接触至关重要的平台，也是美国提升在印太地区接触的机会，并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能够为美国人民和该地区人民带来好处。^② 马修·P·古德曼说，印太地区正在进行着激烈竞争，竞争谁的经济规则和规范将会胜出。其他国家正积极谈判贸易协定，以确立地区规则和特惠准入，美国被边缘化了。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和伙伴欢迎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外交存在，但认为这些存在是不足的。它们还期待美国成为该地区经济事务中积极、可靠和持久的伙伴。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勾画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经济战略的轮廓，目的是解决这些需求。^③

在从地缘战略与地缘经济竞争角度分析“印太经济框架”时，学术界和战略界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焦点放到中美之间的竞争上，认为拜登政府推动该框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平衡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研究的副总裁埃文·费根鲍姆（Evan A. Feigenbaum）在2022年3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印太经济框架”说明会上表示，在几十年中，亚洲的安全和经济秩序紧密交织，美国在其中都是关键行为体，但现在不是

① “Remarks by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at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inisterial Closing Press Conferenc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september/remarks-ambassador-katherine-tai-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ministerial-closing-press>, accessed: 2022-09-11.

②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9-19.

③ Matthew P. Goodman & William Reinsch, “Filling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January 26,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lling-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9-19.



了。虽然绝对而言美国的经济地位是增长的，但相对而言却是下降的。这意味着，为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将越来越依赖其经济领导地位的其他支柱，也就是作为规则书写者和标准制定者。美国需要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而不仅仅是打口水战。这意味着，美国要真正参与到博弈之中，制定标准，塑造规则。^① 印度学者蒂帕尼塔·达斯（Dipaneeta Das）认为，“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削减中国因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与该地区国家缺少任何重要贸易协定的情况下而成倍增长的贸易影响。^② 也有评论认为，拜登总统提出该框架目的是对抗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③ 为美国盟国提供一种取代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商业存在的选择。^④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说，“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在该地区进行的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接触。发起该框架标志着恢复美国在该地区经济领导地位和在这些至关重要的议题上为印太国家提供一种不同于中国的选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⑤

（二）“印太经济框架”之潜在影响

政策或倡议的意图或动机不等于实际的效果或影响，二者之间肯定会存

-
- ① Evan A. Feigenbaum, “Opening Statement at a Full Committee Briefing on ‘A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March 1,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HFAC_Testimony_Evan_Feigenbaum_March_1_2022.pdf, accessed: 2023-03-30.
 - ② Dipaneeta Das, “Joe Biden To Formally Launch IPEF In Japan To Enhance US Engagement In Indo-Pacific Region,” May 23, 2022, <https://www.republicworld.com/world-news/us-news/joe-biden-to-formally-launch-ipef-in-japan-to-enhance-us-engagement-in-indo-pacific-region-articleshow.html>, accessed: 2022-12-24.
 - ③ Julian Bingley, “Biden Launches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to Counter China,” May 23,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zdnet.com/article/biden-launche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to-counter-china/>, accessed: 2023-03-29.
 - ④ “Biden Unveils Indo-Pacific Framework Countering China during Japan Visit,” May 23, 2022, <https://www.france24.com/en/asia-pacific/20220523-biden-unveils-indo-pacific-framework-countering-china-during-japan-visit>, accessed: 2022-08-29.
 - ⑤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5-23.



在一定的距离。但毫无疑问，意图或动机是认识其实际效果和影响的重要参照。认识“印太经济框架”的潜在影响，需要将其放在美国整体的“印太战略”框架中和美国对外贸易和经济政策发展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做出大致客观的判断。如果“印太经济框架”最终成为现实，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印太经济框架”可能会产生深刻的战略影响。沙利文说，“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整体“印太战略”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美国与印太国家进行接触的至关重要的平台和机会，它将使美国的“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成型并产生凝聚力，有助于美国以造就所谓的自由、开放、互联互通、有弹性和安全的地区的方式塑造该地区的未来。^① 美国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是其“印太战略”之实施的重要内容。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深化，将会进一步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美国与盟国和伙伴经贸关系的深化，也将会进一步强化它们之间的战略和安全关系。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形势下，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经贸关系深化所产生的战略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第二，从贸易规则塑造角度来看，“印太经济框架”将会在引领若干关键领域（包括数字经济、供应链弹性、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的规则塑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会进一步影响世界范围的贸易和经济规则的塑造。戴琪说：“在确定地区标准时，我们可以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榜样，这反过来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工人和社区。我们的‘印太经济框架’目的是应对21世纪全球经济的挑战。”^②

①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5-23.

② “On-the-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5-23.



认识“印太经济框架”的影响，需要更全面、深入地研究世界贸易规则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各种相关议题领域的规则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充分认识美国在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规则之塑造方面发挥的作用。只有超越“印太经济框架”本身来审视这一框架，整体上把握美国塑造世界贸易和经济规则的做法，这样才能更客观、准确地认识美国推动该框架的意义及其潜在的影响。

第三，如果“印太经济框架”最终成功，其成员国之间将会实现更深程度的一体化，相互利益捆绑更加牢固。该框架虽然名义上是开放的，但实际上对未能参加该框架且在相关关键议题领域与该框架成员国差距较大的国家将是封闭的。但对于规则接近或通过双边谈判就相关议题能够达成协定的经济体，则是相对开放的。如果“印太经济框架”最终成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经济效应。当二者之间规则存在差异时，这种差异对相关国家具体企业和具体行业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包括贸易与投资的转移等。

认识“印太经济框架”的影响，必须超越该框架本身，不能忽视或低估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正在发挥的作用，这是认识美国贸易政策的基础。拜登政府推动达成“印太经济框架”的努力，与其推进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的升级和现代化是同时进行的。这些都是美国塑造世界贸易和经济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果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只要基本的世界贸易规则和体系得以维护，不同多边经贸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有限度的。如果“印太经济框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运行实践中都能够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相关国家能够共同应对经贸领域的各种挑战，那么它们对于印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可能是积极的。

第四，“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上的影响，也会产生政治上的效果。如果中国在数字经济、供应链、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腐败等方面不能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及时接轨，对其未来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经贸关系将会产生更大不利影响。被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外，可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安全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恶化的地区与国际安全环境将会进一步严重影响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



识，使其政策选择趋于僵化，政策调整会变得更加困难。

当然，这些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现实还取决于多种因素，最重要的是中国与印太国家互动的状态。印度经济学家卡瓦吉特·辛格（Kavaljit Singh）评论说，作为地区和全球价值链的领导者，中国与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中国已从低成本装配场地发展成专业化的制造业中心……该地区没有国家愿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地缘政治争斗中的卒子。如果中美敌对升级，它们也不愿意选边站。即便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盟国，由于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的好处以及中国在该地区价值链中的关键地位，也愿意维持与中国更紧密的经济联系。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希望从美国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中获得好处。^① 印度金达尔大学（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国际事务学院研究员崔迪维什·辛格·迈尼（Tridivesh Singh Maini）也认为，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确实有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但该框架的许多签署国本身与中国都有着紧密的经济关系，不会愿意陷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除非美国重新思考其贸易战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②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在应对“印太经济框架”可能的冲击方面，只要能够在自身能动性上多下功夫，着眼于维护和实现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保持适当的灵活性，还是有很大的回旋空间的。

“印太经济框架”对世界经济与贸易规则、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印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对中国的影 响最终将取决于该框架的未来发展。无论“印太经济框架”最终能否取得成功，作为美国塑造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之行动的一部分，作为拜登政府推动其“印太战略”实施的一部分，它都将留下超越其自身之成败的深刻影响。

① Kavaljit Singh, “The What, Where, How and Why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June 1, 2022,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2/06/01/the-what-where-how-and-why-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9-26.

② Tridivesh Singh Maini, “China and the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ay 27, 2022,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2/05/27/china-and-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accessed: 2022-09-08.